# 語音訓練高級課程紀事

# 何 文 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中國語文通訊》第 31 期刊登了拙文《粤音基本知識教學紀事》,記敍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以及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進行粤音訓練的經過。《語音訓練高級課程紀事》這篇文章則紀錄我在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為在職教師學行語音深造班的經過,內容是上一篇文章的延續。

本課程於 1994 年 1 月至 3 月共五個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五時在沙田中央圖書館推廣活動室舉行。 3 月 12 日測試。課程只邀請「粵語正音及粵音正讀」訓練班獲「甲等」成績的老師參加,共有七十人出席,四十一人應考,三十七人合格,獲頒「認可訓練員證書」。

課程的作業和測試分數比重是: 粤音訓練實習報告佔總成績 30%, 七言律詩估 20%, 即席對聯佔 10%, 反切及國、粤、英語拼音佔 40%。

#### 第一講

第一講是課程簡介及反切概說。上半段作課程簡介後,學員便從字典隨機取材, 板書切語,各人嘗試作答。這可以說是反切的複習。下半段簡介中古音三十六字母, 並指出粤音聲母與三十六字母的對應關係。

#### 第二講

我在上半段爲粵音訓練報告的內容和編排作出了指引。內容注重調聲和糾正錯誤發音。在糾正錯誤發音方面,尤重[l-]和[n-](如「藍」、「男」、「呂」、「女」、「龍」、「農」)的分辨,以免學生繼續爲廣播員所誤。跟著,我們跟進了第一講的內容。繼而由我簡介英式英語標準音,並以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所用的國際音標爲準,試讀英式英語的輔音和元音。最後,由學員從字典中選擇英文字,寫在投影膠片上,然後由我在字旁注出音標,再由各學員翻查字典證實無訛,藉以增强公信力,激勵學員正視英語發音問題。下半段是英語二十六字母的讀音示範和英語拼音練習。

數十年來,香港政府用在英語教學上的金錢不為不多,但一般香港人連最基本的 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也不能全讀得準確,我們的英語教學法誤人之深,可以想見。以下 是香港華人常讀錯的幾個英文字母:

字母	錯讀	正讀
e	ji:	i:
h	īktſ	eīt∫
r	a:rl	a:(r)
w	¹dabrju:	¹dʌblju:
x	ıks	eks
z	jr¹zed	zed

一般香港華人講英語時發音怪異,又不明白英語長短音、輕重音的道理,英語發音就像粵語發音一樣,長短不分,九聲俱備,令人肉麻。本來外語講不好不是甚麼大問題,但花費大量公帑從事英語教學而竟然得出這些果效,就是大問題了。究其原因,就在於我們教英語不從根柢做起。教英語的根柢是甚麼呢?跟教其他外語一樣——拼音。我們要糾正母語發音的錯誤,尚且要借助拼音符號,更何況是教外語?香港的中學這二十多年來教授英語,多奉行教育署早年訂定的 communicative approach,但求多[講];而不重視學外語必要的 structural approach ,即學拼音,學語法,學文句結構。香港是華人社會,一般人哪有機會多「講」英語呢?香港學生晚上看電視也多是看中文臺,致使英文臺收視率奇低。他們連聽英語也沒興趣,更遑論講英語了。縱使學生有機會多講英語,但他們連拼音和語法的基本法則也不懂,講的豈不是「洋涇浜」英語?「洋涇浜」英語又何須用納稅人的錢到學校去學呢?

我們學每一個語言都應該學習怎樣從字典中找出該語言的正確發音。我們不論講哪種語言,如果發音準確,溝通容易,對那種語言才會產生親切感,而不是疏離感甚或恐懼感。這是學語言的第一步。跟著,我們學語法,多聽,多講,那便是熟能生巧了。我要學員從拼音入手,正是這個原因。使學員最感苦惱的,是英語這一環節;使學員獲益最多的,我想也是英語這一環節。

我指的英語拼音,絕不只是英文字母的拼綴,而主要是國際音標拼音符號的拼音。英語和一般歐洲語言不同,單看英文字母的拼綴法,未必能猜得到正確讀音。例如〈Graham〉['greɪəm]在讀出時〈h〉無聲,〈Keswick〉['kezɪk]的〈w〉無聲,〈viscount〉['vaɪkaunt]的〈s〉無聲,〈debt〉[det]的〈b〉無聲;而〈Thames〉[temz]、〈quay〉[ki:]和〈indict〉[m'daɪt]等字的拼綴法和讀音差異更大。所

以,拼音符號才是開啟英語之門的鑰匙。

在講授過程中,我强調了含糊音 (indeterminate sound) [ə]的用法。[ə]是英式英語常常出現的短輕音,例如:

ago	[ ə¹gəʊ ]	company	[ˈkʌmpənɪ]
oblige	[əˈblaɪdʒ]	certificate	[səˈtɪfɪkət]
police	[pəˈliːs]	Oxford	[ˈɒksfəd ]
success	[sək¹ses]	China	['tʃaɪnə]
common	[ 'kpmən ]	mother	$[ (r) \in \delta_{\Lambda} m^{i} ]$

都藏有[ə]音素。香港人說英語往往發不出這個短輕音,以至說起來不像英語。以下三個字:

marry	[ˈmærɪ]
merry	['meri]
Mary	[ˈmeərɪ]

一般香港華人是沒辦法分辨它們的讀音的,都只讀成 $[m\epsilon(陰平)ri(陽平)]$ 。其實分別在於 $\langle marry \rangle$ 的第一音節元音較洪, $\langle merry \rangle$ 的第一音節元音較細,而 $\langle Mary \rangle$ 則在第一音節後滑出含糊音[a]。

我爲了避免混淆,授課時只用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的拼音符號。但學員可選用 Collins 或 Longman 的字典,或其他符號大同小異的英文字典。

## 第三講

上半段是英語拼音練習及討論。討論內容有兩點值得記存。

第一是〈come〉[kʌm]讀音的影響。因為[ʌm]和粤音[æm]非常相似,易於模仿,所以一般香港人看見英文字的〈com〉或〈come〉音節,便很自然地讀[kʌm]。這當然是有問題的。以下的例字顯示這音節的三個不同讀法:

comely	[ˈkʌmlɪ]	company	['kʌmpənɪ]
comfort	[ 'kʌmfət ]	compass	['knmpəs]
comical commerce	[ l(e)limak' ]	common complimentary	[ 'kɒmən ] [ ˌkɒmplr'mentərɪ ]
command	[kə¹ma:nd]	telecommunication	[ ntelɪkənmju:nr'kerf(ə)n ]
compose	[ kəm¹pəʊz ]	welcome	['welkəm]

首兩組的〈com〉和〈come〉作重音讀,第三組的〈com〉和〈come〉作輕音讀。同是重音,[kam]和[kpm]的音值卻相差很遠。

第二是〈ex〉作爲英文字第一音節的讀法。一般香港華人把〈x〉[eks]字母誤讀爲[iks],所以見到〈ex〉字頭便讀[iks]。〈ex〉字頭作爲輕音有時的確讀[iks],有時卻不是。〈ex〉字頭作爲重音肯定不讀[iks]。以下是一些例子:

excel	[rk'sel]	exchange	[ iks¹t∫eindʒ ]
except	[ ik'sept ]	external	[ 1k'st3:n(ə)l ]
exact	[ 1g'zækt ]	exhaust	[ ɪgˈzɔ:st ]
executive	[ ɪgˈzekjotɪv ]	exist	[ igˈzist ]
expatriate	[ eks'pætriət ] (adj. & n.)	) extrinsic	[ek'strinsik]
ex-serviceman	[eks'sə:vɪsmən]	exurbia	[ eks'3:b1ə ]
excellent	['eksələnt]	expectation	[ ¡ekspek'teɪʃ(ə)n ]
execute	['eksɪˌkju:t]	extra	[ˈekstrə ]
exaltation	$[, egzo: l^{i}terf(ə)n]$	existential	$[ _{1}egzi^{1}sten f(a)l ]$
exile	[ 'egzaɪl ]/[ 'eksaɪl ]	exit	['egzɪt]/['eksɪt]

第三講的下半段是國語拼音。我們主要談及以下各點:

- 1. 明辨舌尖後音、舌面音和舌尖前音,這可以補粤音反切的不足。
- 2. 普通話 [b-]、[p-]、[m-]和[f-]聲母後面沒有[-ong]韻母。臺灣國語的[fong](風)普通話讀[feng]。
- 3. [b-]、[p-]、[m-]和[f-]與[-o]之間不標介音[u],但其他輔音與 [-o]之間則標介音[u]。
  - 4. 多留意國音[n-]聲母字,這對明辨粤音[n-]和[l-]聲母字很有幫助。
  - 5. 留意粤音韻母[-ou]的字在國音的讀法。
  - 6. 留意粤音入聲字在國音的變化。

#### 第四講

上半段是英語和國語拼音練習,由我在投影膠片上寫上五個英文字和十個中文字,學員抄下各字,並嘗試在字旁注出適當的拼音符號。約十分鐘後,我把英文字用英式英語標準音 (received pronunciation) 讀一次,把中文字用國音讀一次,學員可以據我的發音調整他們的答案,然後我才在投影膠片上寫出答案。事前,學員都知道

這次練習用的五個英文字,連同第五講練習用的五個英文字,至少有三個會在測試試 卷中出現。他們也知道這次練習國語拼音用的十個中文字,連同第五講練習用的十個 中文字,至少有三個會作測試用。以下是當日練習用的中、英文字,並附答案。

enough	[ r'naf ]	congress	['kpngres]
encourage	[ 111 kar1d3 ]	congratulation	s [kənˌgrætjʊˈleɪʃ(ə)nz]
estate	[ i'steit ]		
哲 [zhé]	升 [sh	eng] 作[zuò	.
者 [zhě]	星 [ xɪɪ	ng] 做 [zuò	] 套 [tào]
		造 [zào	] ± [tǔ]

第四講的下半段是近體詩格律及對聯。近體詩有嚴格的平仄規限,熟習近體詩格 律而多讀近體詩,對於糾正關乎平仄的讀音錯誤有很大幫助,又可以養成不輕易錯讀 平仄的習慣。讀近體詩尤要留意平、仄兩讀的字,在平聲位置則讀平聲,在仄聲位置 則讀仄聲,否則近體詩便會被我們讀成「出格」。以下是關於上述兩點的一些例子: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仄)侵。(駱賓王)

白雲廻望合,青靄入看(平)無。(王維)

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平平)。(孟浩然)

星臨萬戶動,月傍(仄)九霄多。(杜甫)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平)。(杜甫)

殘雲歸太華(仄),疏雨渦(仄)中條。(許渾)

何當重(仄)相見,樽酒慰離顏。(溫庭筠)

鴻雁不堪愁裏聽(仄),雲山況是客中渦(平)。(李頎)

賈誼(仄)上書憂漢室,長沙謫去古今憐。(劉長卿)

江上月明胡雁渦(仄),淮南木落楚山多。(劉長卿)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平)。(杜甫)

衣裳已施(仄)行看(平)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元稹)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仄)華年。(李商隱)

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爲(仄)護儲(平)胥。(李商隱)

徒令(平)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仄)車。(李商隱)

寫律詩的時候,第二、三聯的對偶是用力之處,所以這一講我兼談對聯作法,並 出聯首給學員回家試對聯尾。

# 第五講

上半段是拼音練習,程序一如第四講的上半段。以下是當日練習用的中、英文字,並附答案。

Eur	ope	[ˈjʊərəp ]		success	[ sək¹s	es]	
poli	ce	[pəˈli:s]		granite	[ˈgræɪ	nīt]	
tho	rough	$[ \theta \Lambda r \theta]$					
風	[feng]	軍	[ jun ]	醋	[ cù ]	落	[ luò ]
冬	[dong]	村	[cun]	燥	[zào]	樂	[ lè ]
官	[guan]	穿	[chuan	]			

跟著,我提出了一個很有用的問題給學員解答:英文複數名詞和現在式第三身動詞末的〈s〉字母,甚麼時候是[s]音値,甚麼時候是[z]音値呢?答案是,凡是[t]、[p]、[k](fortis plosives)、[ $\theta$ ]和[f](fortis fricative)後面的〈s〉是[s](fortis fricative)音値;不然的話,〈s〉便是[z](lenis fricative)音値。以下是一些例子。

districts	[ ¹dɪstrɪkts ]	fighters	[ˈfaɪtəz]
fights	[farts]	grades	[greidz]
gates	[geits]	roads	[ rəʊdz ]
hiccups	['hɪkʌps]	robes	[ zduer ]
lips	[lrps]	sobs	[sabz]
ropes	[rəʊps]	stoppages	[ 'stppid3iz ]
cheques	[tʃeks]	discuses	[ˈdɪskəsɪz ]
discs	[dɪsks]	dogs	[dɒgz]
docks	[dɒks]	undertakings	[ ,\ndə'teikiŋz ]
breaths	[brees]	breathes	[ bri:ðz ]
eighths	[ e18s ]	eighties	[¹eɪtɪz]
months	[manes]	soothes	[su:ðz]
coughs	[kpfs]	calves	[ka:vz]
cuffs	[knfs]	gloves	[glavz]
telegraphs	[ 'telɪˌgra:fs ]	telegrams	[ ¹tel1₁græmz ]

第五講的下半段是反切概說。我們討論了好幾個專題,下面三個是較重要的。

第一個較重要的專題是「古無輕唇音」。這是清代學者錢大昕發現的古今聲母變化的一條重要規律。粤方言中,凡屬於「微」母的字,都唸作重唇音,和「明」母分不開,是保存古音的部分重唇音。粤音「番禺」的「番」讀「潘」,「阿房宮」的「房」讀「旁」,都是古音遺留下來的痕迹。《廣韻》「卑」字是「府移切」,「弼」字是「房密切」,「不」字是「分勿切」,「兵」字是「府明切」,反切上字是後世的輕唇音,被切字卻是重唇音。「幫」、「並」、「明」只有輕唇切重唇,只有「滂」母有重唇切輕唇的現象。後世發現了「輕唇十韻」,指《廣韻》「東」、「鍾」、「微」、「虞」、「廢」(去聲)、「文」、「元」、「陽」、「尤」和「凡」十韻及其仄韻,遇三等字,不論反切上字是輕唇或重唇,被切字也要讀成輕唇。其餘各等以及他韻各等都要讀重唇,甚少例外。「輕唇十韻」各舉例字如下:

 「東」韻:風、馮、伏。
 「文」韻:分、墳、拂。

 「鍾」韻:封、逢、俸。
 「元」韻:翻、樊、發。

 「微」韻:飛、肥、匪。
 「陽」韻:芳、亡、昉。

 「虞」韻:膚、無、務。
 「尤」韻:浮、否、阜。

 「廢」韻:廢、肺、吠。
 「凡」韻:凡、乏、法。

現在舉幾個重唇音的例子。「頻仍」的「頻」字和「妃嬪」的「嬪」字在《廣韻》同屬「符 填切」,「真」韻。因為「真」韻不屬「輕唇十韻」,所以「頻」、「嬪」仍讀重唇音。「頻」字 和「嬪」字粤音讀[pen<sup>4</sup>]。「飛蓬」的「蓬」字在《廣韻》屬「薄紅切」,韻圖置於「東」韻一 等。因為「蓬」不是「東」韻三等字,所以仍讀重唇音。「蓬」字粤音讀[pun<sup>4</sup>]。

第二個較重要的專題是「古無舌上音」。這也是清代學者錢大昕的發現。上古「陳」、「田」同讀,「追」、「堆」同讀,「直」、「特」同讀,都屬舌頭音。其後舌頭音二、三等字變舌上音,一、四等字仍是舌頭音。《廣韻》「貯」字屬「丁呂切」,「丁」屬「端」母,是舌頭音,但「呂」是三等字,故「貯」讀舌上音(粤音誤讀陽上聲)。《廣韻》「爹」字屬「陟邪切」,「陟」屬「知」母,是舌上音,但「邪」是四等字,故「爹」讀舌頭音。

《廣韻》「秩」字屬「直一切」,韻圖置於「澄」母三等,是舌上音。國音讀捲舌音 [zhí]。但是「一」是四等字,粤音正好保留了這個等呼,以介音爲韻腹,讀舌頭音 [dit<sup>9</sup>]而不讀舌上音 [dzet<sup>9</sup>],保存了「古無舌上音」的神髓。有時候舌頭和舌上聲母 隨等呼而變化的規律在粤音也未必用得著。例如「咄」字在《廣韻》屬「當沒切」和「丁括切」,「咄」、「沒」、「括」都是一等字。「咄」的粤語書面讀音卻是 [dzyt<sup>8</sup>],舌上音中入聲,如「咄咄書空」、「咄咄逼人」。這讀音可能是受了「拙」 [dzyt<sup>8</sup>](「照」母合口三等)的影響。粤語口語音有舌頭音 [dyt<sup>7</sup>],如「[dyt<sup>7</sup>] 長個嘴」。 [dyt<sup>7</sup>] 可能是「咄」的口語音,「咄」以不及物動詞作及物動詞用。這口語音比讀音更有古意。

第三個較重要的專題是「「喻三」歸「匣」」。近人曾運乾、羅常培等曾經撰文認為「喻」母三等可當作「匣」母的細音。在《韻鏡》和《切韻指掌圖》裏,「匣」母除了「東」韻「雄」字列三等外,其餘各韻都只有一、二、四等,沒有三等。「喻」母有三、四等。在上古時,「喻三」應作「匣」母看待。一般相信上古音「匣」母三等字由於[ǐ]介音的影響使發音部位轉移為舌面音,成為中古音的「喻」母三等字。

「熊」、「雄」二字在《廣韻》屬「羽弓切」。在《韻鏡》裏,「羽」屬「喻三」(《切韻指掌圖》以「雨」代替「羽」)。在《韻鏡》和《切韻指掌圖》中,「雄」字卻屬「匣三」,也是整個韻圖中唯一的「匣三」。這正好說明了「喻三」和「匣」母的關係多麼密切。

「榮」、「瑩」二字在《廣韻》屬「永兵切」,「永」是「喩」母合口三等字,所以「榮」、「瑩」在上古時肯定歸「匣」母。粤音「瑩」讀 [ $jig^4$ ],保留了中古「喩」母;粤音「榮」讀 [ $wig^4$ ],本來是保留了上古「匣」母,但 [ $\gamma$ -] 卻終於因為唇化而失落了。

在香港的粵語語音裏,「喻三」的字讀[w-]聲母還是[j-]聲母,並沒有一定準則。同是「喻」母合口三等字,「爲」、「韋」、「雲」、「王」、「永」、「胃」等讀[w-],「圓」、「宇」、「羽」、「禹」等則讀[j-],看來主要還是經過「約定俗成」才成爲現今的讀法。

「援」、「垣」、「援」、「媛」跟「袁」、「園」、「轅」、「猿」一樣,在《廣韻》屬「雨元切」,是「喩」母合口三等字。在香港,粤音首四字讀[wun<sup>4</sup>],後四字讀[jyn<sup>4</sup>]。後者保留了「喩」母;前者本來是保留了「匣」母,但後來因唇化而掉去作爲聲母的「%」,便成爲現在的讀法。

「桓」、「蓰」、「完」、「丸」在《廣韻》同屬「胡官切」,都是「匣」母合口一等字,但粤語竟然讀「完」、「丸」爲[jyn⁴],而「桓」、「萑」則先保留「匣」母,再因[7-]脫落而讀[wun⁴]。這一來,「匣一」的「桓」、「萑」和「喩三」的「援」、「垣」、「缓」、「媛」便相混了,而「匣一」的「完」、「丸」和「喩三」的「袁」、「圓」、「轅」、「猿」也相混了。普通話分辨上述的字比粤語清楚,「桓」、「萑」的國音讀法是[huán],「完」、「丸」的國音讀法是[wán]([7-]脫落);「援」、「垣」、「援」、「媛」、「袁」、「圓」、「轅」、「猿」國音一律讀[yuán]。因此,香港人講國語的時候,就得切記不要「完」、「圓」相混和「桓」、「垣」相混了。

大約五、六年前,香港「亞洲電視」一部分新聞報道員突然發難,把一向讀[wun<sup>4</sup>]的「援」字讀[jyn<sup>4</sup>],於是「支援」便讀如[支元」,「援助」則讀如「元助」。看來他們是在廣州聽到人們跟隨北音讀「援」如「元」,便以爲是大發現,企圖在香港造成風氣。但收視率遠較「亞視」爲高的「香港電視」(俗稱「無線」)卻無意跟風,新聞報道員繼續讀「援」爲[wun<sup>4</sup>]。一時之間,家長和老師都無所適從。那時正值我在新界巡廻爲教師演講「粤音平仄入門」,於是「『援』字怎樣讀」便成爲熱門話題了。

說老實話,「援」字讀[jyn<sup>4</sup>],保留「喻」母,當然很對。但「援」字讀[wun<sup>4</sup>]是 直接承「匣」母而來,也沒有錯。「亞視」的新聞報道員硬要把一個本來在香港不流行的 正讀代替一個本來流行的正讀,「無線」的新聞報道員則堅決保衞本來流行的正讀,使 一個常用字同時擁有兩個讀音,的確是一件不幸的事。看來這混亂情況還要維持一段 時期。

雖然「亞視」一部分新聞報道員讀「接」爲[jyn<sup>4</sup>],但是和「接」字走在同一變化軌迹之上的「垣」字,他們卻不一同改讀。於是當他們說完某戰亂地方的軍隊缺乏「支援[jyn<sup>4</sup>]」之後,便形容該處一片「頹垣[wun<sup>4</sup>]敗瓦」,改一不改二,大抵是因爲廣州沒有人跟隨北音讀「垣」爲「元」吧。而「完」、「丸」來自「匣」母一等而非三等,國音讀[wán],粤音更應改讀爲[wun<sup>4</sup>],但「亞視」的新聞報道員卻又不去碰那兩個字。而一些非改不可的日常錯讀字,卻又不見他們去改,於是「偸」繼續誤讀如「遇」,「躍」繼續誤讀如「約」,「銘」繼續誤讀如「茗」。那我只能用「知其一不知其二」來形容有關的新聞報道員了。爲了要懂得從聲母的演變來分辨讀音的是非,我們更須要具備音韻學的基本知識。這便是我要向教師講授中古音的原因。

## 測試

「高級課程」測試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即席對聯,四十五分鐘之內對畢。休息十五分鐘後,便是反切和粵語、國語和英語拼音測試。這部分佔總成績百分之四十。試卷共四十題,每題一分,四十分滿分。全卷作答時間為四十五分鐘。這部分測試成績最好的是新民書院的虞浩榮和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的袁陳麗,同獲 37.25 分,折合 93.13%。緊隨其後的是聖保祿天主教小學的馮慧敏。試題和答案見[表一]。

#### 表一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語文訓練高級課程測試試卷(附答案)

作答時間: 45 分鐘

一、請寫出下列切語所切之字,以粤音為準。

例:德紅切(東) 羊朱切(楡)

 1. 烏谷切(屋)
 6. 以成切(盈、贏)

 2. 即双切(晋、進)
 7. 五口切(藕、偶)

 3. 羊戍切(裕、喩)
 8. 古黃切(光、洸)

 4. 書沼切(少)
 9. 蘇彫切(蕭、簫)

 5. 胡改切(亥)
 10. 直尼切(遲、坻)

中國語文通訊

二、請注出下列有橫底線各字之語音符號,以粤音為準。

例:祖宗[dzuŋ¹] 東南[nam⁴]

1. 愉快[jy<sup>4</sup>]

6. 海岸[ ŋɔn<sup>6</sup>]

2. 緋紅[fei<sup>1</sup>]

7. 廣大[gwɔŋ²]

3. 跳躍[jœk<sup>9</sup>]

8. 颜色[ ŋan<sup>4</sup>]

4. 昨日[dzɔk<sup>9</sup>]

9. 藝術 [ ŋei<sup>6</sup> ]

5. 年紀[nin<sup>4</sup>]

10. 頒授[ban<sup>1</sup>]

三、請以漢語拼音方案語音符號注出下列有橫底線各字,以國音為準。

例:中國[zhong] 和平[hé]

1. 落日[luò]

6. 四季[ jì ]

2. 鄉村[cun]

7. 製造[ zào]

3. 祖宗[ zǔ]

8. 職業[ zhí]

4. 補充[chong]

9. 升降[sheng]

5. 胡鬧[ hú]

10. 財富[cái]

四、請注出下列各英文字之語音符號,以英式英語標準音 (received pronunciation) 為準。

例:foolishness ['fu:lɪʃnɪs] fulfilling [fulˈfɪlɪŋ]

1. certifies

['ss:tɪfaɪz]

6. measurements [ measurements].

2. common

['kpmən]

7. police [pəˈli:s]

3. congratulate

[kən¹grætjʊˌleɪt]

8. resigned [rī'zaīnd]

4. encourage

[ in'karida ]

9. success [sək'ses]

5. exterior

[ ik'stiəriə(r) ]

10. total

[ 'təʊt(ə)l ]

61

(全卷完)

這裏談談試題的設計和評核的標準。

試卷第一部分測試反切。十個切語中,「烏谷切」、「羊戍切」、「以成切」和「五口切」是比較淺易的。「古黃切」的關鍵在圓唇介音。「胡改切」的關鍵在「匣」母和陽上作去。「直尼切」的關鍵在陽平送氣。餘下三個切語「即刄切」、「書沼切」和「蘇彫切」主要

測試學員能否作出捲舌和不捲舌的對應。為了配合學員的不同答案,這三題的評核標準較特別。如果以「鎭」、「振」、「震」作為「即双切」的答案,可得一分;如果以「晋」、「進」作答,另加半分。如果以「小」作為「書沼切」的答案,可得一分;如果以「少」作答,另加半分。如果以「燒」作為「蘇彫切」的答案,可得一分;如果以「蕭」、「簫」、「消」、「銷」作答,另加半分。至於「直尼切」要求的是送氣,我本來並不打算為捲舌與不捲舌作不同的評核。碰巧當日的答案並沒有「慈」、「詞」、「瓷」等字,更省卻了我一番思慮。

這部分的平均「基本分」是 7.17 分,如果與「附加分」合計,則平均分是 7.67 分。個人成績方面,一人(虞浩榮)取得 10+1.5 分,一人(袁陳麗)取得 10+1 分,一人取得 9.5+0 分,三人取得 9+0.5 分,二人取得 9+0 分。這部分最低成績是 3+0 分,只有一人。

試卷第二部分不但測試粵語語音符號的運用,而且同時測試粵語正音和粵音正讀。「年」、「岸」、「廣」、「顏」、「藝」涉及正音,其餘涉及正讀。初級課程是絕不能這樣測試的,但這是高級課程,應考的又都是「甲等」學員,要求自然高了。

這部分的平均分是 8.46 分,是四部分中成績最好的。個人成績方面,十三人取得 10 分,十人取得 9 分。最低成績是 4 分,只有一人。

第三部分的測試重點是分辨國音的捲舌和非捲舌音。「充」、「職」、「升」是舌尖後 音字,「村」、「祖」、「造」、「財」是舌尖前音字,而「季」則是舌面音字。

這部分的平均分是 7.57 分,可見一般學員對國音並不陌生。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個人成績方面,十人取得 10 分,五人取得 9 分。最低成績是 2 分,只有一人。

第四部分擬題最費心思,連舉例也是經過反覆思考的。目前,一般香港人都沒法分辨〈fool〉[fu:l]和〈full〉[ful]的讀法,後者的短元音大都讀作前者的長元音。我舉的例字正是要提點學員留意分辨長元音[u:]和短元音[v]。十個英文字都各有難處,旨在從不同角度測試學員英語發音的準確程度和音標的運用能力,包含面甚廣。

這部分給分並不太嚴,每個字音節上有小錯誤都給回量分或量分。縱然如此,這部分的平均分數仍然相當低,只得 4.74 分。個人成績方面,一人(馮慧敏)取得 9.5 分,一人取得 8 分。最低成績是 0.5 分,只有一人。如果撇開量分和量分不算,那麼便有一人(馮慧敏)答對九題,五人答對六題,七人答對五題,十人答對四題,六人答對三題,七人答對兩題,三人答對一題,兩人一題也沒答對。平均分因此降至 3.63 分。其實第三和第四部分都有三個字的音標是可以事前牢記的,拿不到 3 分的話,便是準備工夫不足所致。但無論如何,根據第四部分的成績,我們不難推想到一般香港人的英語正音能力是相當低的。奇怪的是,英文一向都是一個很受學校重視的科目哩。